

杨伯江 主编

日本
文论

COLLEC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1

2019
(总第1辑)

COLLEC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日本文论

1 2019
(总第1辑)

杨伯江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总第1辑 / 杨伯江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6

ISBN 978 - 7 - 5201 - 5156 - 6

I. ①目… II. ①杨… III. ①日本 - 研究 - 文集

IV. ①K313.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46136 号

日本文论 2019 年第 1 辑 (总第 1 辑)

主 编 / 杨伯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郭红婷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48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156 - 6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集人文社科之思 刊专业学术之声

集刊名：日本文论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主编：杨伯江

执行主编：唐永亮

COLLEC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编辑委员会

名誉编委

武寅 刘德有 [日]米原谦 [日]滨下武志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 王新生 汤重南 孙歌 刘江永 刘岳兵 刘晓峰

吕耀东 李薇 杨伯江 杨栋梁 宋成有 张季风 张建立

吴怀中 尚会鹏 周维宏 胡澎 胡令远 赵京华 高洪

徐梅 唐永亮 崔世广 韩东育 董炳月

编辑部

唐永亮 叶琳 李璇夏 陈祥 张耀之 孟明铭

2019年第1辑（总第1辑）

集刊序列号：PIJ-2019-365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

主编寄语

《日本文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学刊杂志社承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术集刊，于2019年6月创刊发行。《日本文论》是日本学刊杂志社旗下学术期刊《日本学刊》的姊妹刊，我们对这两种出版物的基本定位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各具优长、相得益彰”。

《日本文论》的所谓“文论”，非狭义“文艺理论”之简称，而取广义的“以文议论”之意涵。相对学刊侧重关注日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前沿动态和战略研究，文论以“长周期日本”为研究对象，秉承我所重视基础研究的传统，借鉴曾创办学术期刊《日本问题资料》的经验，通过长时段、广视域、深层次、跨学科研究，深刻透析日本，广泛涵盖社会、文化、思想、政治、经济、外交及历史、教育、文学等领域。

《日本文论》强调中国问题意识与全球视野。21世纪的国际关系及其研究空前复杂而丰富，国别研究学科化、区域研究立体化、特殊研究普遍化趋势明显，日本研究需要放到更宏大的体系中加以定位与把握，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

《日本文论》立足基础研究，关照重大问题，兼顾交叉、边缘以及新兴学科，注重刊发具有全球和区域视角的综合性比较研究成果，尤其是论证深入而富于启迪的厚重成果；注重刊发应用人文社科基础理论的学理性文章，特别是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日本文论》将依托日本学刊杂志社，充分利用编辑团队的办刊运营经验，努力为学界同仁打造继《日本学刊》之后又一个理想的发文平台，推动中国特色日本研究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祈望业内专家为本刊惠赐优秀作品。

杨伯江

2019年6月

目 录

理论探讨 平成时代研究

平成时期日本的社会变迁

——从瓦解走向重构 王伟 / 1

社会史·文化史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道文化东传问题（上） 蒋立峰 / 32

21世纪初期日本的文化战略探析 崔世广 / 58

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如何从朱谦之“接着讲”

——纪念朱谦之先生诞辰 120 周年 刘岳兵 / 102

政治史·外交史

近代日本国粹与国际的路线之争 周颂伦 / 148

冷战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对日政策 归泳涛 / 162

经济史

有泽广已经济思想及其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影响

——兼谈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对赶超型现代化国家的利与弊

..... 王新生 / 181

海外日本研究

日本环境文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 [日] 野田研一 / 198

钓鱼岛问题的历史考察

——以中华民国驻长崎领事的“感谢状”的分析为中心

..... [日] 村田忠禧 / 213

CONTENTS

Theoretical Discussion : Studies on Heisei Period

Japan's Social Changes in the Heisei Period

—*From Disintegration to Rebuilding*

Wang Wei / 1

Social History · Cultural History

The Spread of Taoist Culture in China-Japan Cultural Exchanges (I)

Jiang Lifeng / 32

Japan's Cultur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Cui Shiguang / 58

How to Have "Carrying-on Narration" o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n the Light of Zhu Qianzhi

—*Commemorating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Zhu Qianzhi's Birth*

Liu Yuebing / 102

Political History · Diplomatic History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

Zhou Songlun / 148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and Japa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Era

Gui Yongtao / 162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Thoughts of Arisawa Hiromi and Its Impact on Japan's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ostwar Era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overnment-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for Catching-up Countries

Wang Xinsheng / 181

Overseas Japanese Studi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Japan's Study of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Noda Kenichi / 198

A Historical Review of Diaoyu Island Issue

—*Centre on the Letter of Thanks from the Chinese*

Consul in Nagasaki

Murata Tadayoshi / 213

平成时期日本的社会变迁

——从瓦解走向重构

王伟

内容提要：二战后日本形成的社会体系在平成时期出现重大变化，从瓦解走向重构。少子老龄化导致人口结构失衡，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人口负债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日本开始重新定义“老年人”。同时，结婚率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单身家庭增多等因素带来的个体化和多样化，使战后日本家庭模式发生改变，面临加强维护或更加多样化发展的选择；雇佣的流动化使非正式员工增多，调转工作员工比例上升，日本型雇佣体系难以为继，劳动就业体系向灵活多样方向转变。日本长期忽视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导致差距扩大、贫富分化，中流社会演变为“格差社会”。工作方式改革或将在缓解社会不平等等方面有所作为。

关键词：平成时期 个体化 多样化 流动化 少子老龄化 贫富分化

作者简介：王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明仁天皇的退位，日本持续30年的“平成”时代落下帷幕，新年号为“令和”。二战后日本的天皇成为一种象征，天皇的退位或即位以及年号的更改都不会给日本内政外交及民众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年号不过是划分一个时期的符号，“平成”的落幕为我们回顾和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这30年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冷战结束、经济国际化及全球化、金融危机、反全球化等重大事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泡沫经济崩溃、“1955年体制”终结、阪神大地震、东日本

大地震等大事件。这些发生在平成时期的标志性事件，给“平成”打上时代的烙印。在此大背景下，平成时期的日本社会在很多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研究分析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有多种角度，社会变迁视角不过是其中之一。所谓“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①，指社会结构诸要素的运动、变化和发展^②。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在社会结构诸要素中选取人口、家庭、劳动就业及阶层收入等几个有代表性的社会领域，分别用“少子老龄化”“个体化和多样化”“雇佣的流动化”“贫富分化”等关键词，对平成时期的日本社会变迁进行分析探讨。“社会变迁是社会体系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因素变化而进行结构重建，在新的社会结构下实现更高层次的功能。”^③ 标题中的“瓦解”和“重构”正是指二战后日本在上述几个领域形成的社会体系已发生重大改变，正在向新的体系转换。

一 人口少子老龄化——重新定义“老年人”

人口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要素，人口及其变迁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④ 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经历的最大变化就是人口变化，具体说就是少子化带来的少儿人口（0~14岁）减少，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剧增，总人口规模缩小。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平成时期以后进一步加剧，成为日本社会的重大课题。

（一）少子老龄化进展

1. 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

1970年日本的老龄化率达到7.1%，日本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老龄化率达到14.1%，日本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7年老龄化率达到21.5%，日本进入了超老龄社会。日本不仅是最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亚洲国

① 富永健一『社会構造と社会変動—近代化の理論—』、岩波書店、1987年、35頁。

② 陆学艺等：《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③ 富永健一『行為と社会システムの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215頁。

④ 陆学艺等：《社会结构的变迁》，第1页。

家，也是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超老龄社会的国家。截至 2019 年 1 月，日本老龄化率达 28.2%，^① 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另外，从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来看，1979 年超过 1000 万人，1998 年超过 2000 万人，2012 年超过 3000 万人，^② 截至 2019 年 1 月达 3562 万人^③，日本进入未曾有的超老龄时代。

日本人口平均年龄^④在二战后逐渐增长，进入平成时期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 1947～1989 年的 42 年里由 26.6 岁上升到 37.2 岁，平均每年上升 0.25 岁，而在 1989～2016 年的 27 年里由 37.2 岁上升到 46.7 岁，平均每年上升 0.35 岁。年龄中位数^⑤在 1947～1989 年由 22.1 岁上升到 37.0 岁，年均上升 0.35 岁，在 1989～2016 年由 37.0 岁上升到 47.1 岁，年均上升 0.37 岁。老年抚养比在 1947～1989 年从 8.0% 上升到 16.7%，上升 8.7 个百分点，在 1989～2016 年从 16.7% 上升到 45.2%，上升 28.5 个百分点。老化指数（老少比）在 1947～1989 年由 13.6% 上升到 61.7%，在 1989～2016 年由 61.7% 骤升到 219.2%。^⑥ 从这几个反映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来看，平成时期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2. 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减少

考察少子化情况有两项指标非常重要，一是总和生育率，二是少儿人口占比。总和生育率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综合指标，它着眼于一定时期内（一年）的生育状况，是一年内妇女（15～49 岁）生育率的总和。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且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少子化

① 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19 年（平成 31 年）1 月報一』、<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1901.pdf> [2019-02-10]。

②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 29 年推計）』、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db_zenkoku2017/s_tables/app1.htm [2019-02-10]。

③ 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19 年（平成 31 年）1 月報一』、<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1901.pdf> [2019-02-10]。

④ 平均年龄是反映一定时间总人口年龄水平的指标。平均年龄逐渐提高，表明人口在逐渐老化；平均年龄逐渐降低，表明人口在逐渐年轻化。

⑤ 年龄中位数是将全体人口按照年龄大小顺序排列，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年龄。年龄中位数越高，人口老化程度越高。

⑥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1989）』、<http://www.ipss.go.jp/syoushika/bunken/data/pdf/J08464.pdf>；『人口統計資料集（2018）』、<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8.asp?chap=0> [2019-01-25]。

阶段。日本总和生育率在二战后初期高达 4.54，20 世纪 50 年代后大幅下跌，1960 年跌至 2.0，“丙午之年”的 1966 年下降到 1.58。此后 10 年左右的时间，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人口更替水平附近，在石油危机之后的 1974 年则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从此日本总和生育率一蹶不振，1995 年跌破 1.5 关口，落入“低生育率陷阱”；2003 年下降到 1.3 以下的极低生育率水平，陷入超少子化困境；2005 年低至 1.26，成为日本战后最低水平；2006 年后有所回升，2017 年为 1.43，仍处于超少子化水平。^① 生育率长期处于低位，导致另一少子化的指标，即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二战后初期的 1947 年，该指标为 35.3%，1997 年降低至 15.3%，与老年人口比例（15.7%）发生逆转，至 2018 年 12 月已降至 12.2%。^②

进入平成时期的少子老龄化的进展使日本人口发展由增加转为减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口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从明治元年的 1868 年到二战结束的 1945 年，在近 80 年时间里，日本总人口从 3400 万人增长到 7200 余万人，^③ 增长了 1 倍多。战后日本人口持续增长，1967 年突破 1 亿大关。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日本人口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在平成 20 年即 2008 年达到峰值 12808.4 万人。2009 年后日本进入人口减少时代，到 2018 年末日本人口为 12632 万人。^④ 至此，日本总人口已连续 10 年减少，较人口高峰期减少了 176 万余人。在人口惯性的作用下，日本人口势头（population momentum）已由增长转为减少^⑤，而且这种趋势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日本总人口今后将进入长期缩减过程，2053 年将减少到 1 亿人以下，为 9924 万人，2065 年将进一步减少到 8800 余万人。^⑥

^① 王伟：《日本少子化进程与政策应对评析》，《日本学刊》2019 年第 1 期。

^② 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19 年（平成 31 年）1 月報一』、<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1901.pdf> [2019-02-10]。

^③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17 改訂版）』、<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7RE.asp?chap=0> [2019-02-10]。

^④ 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19 年（平成 31 年）1 月報一』、<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1901.pdf> [2019-02-10]。

^⑤ 石井太「人口モメンタム」、人口学研究会編『現代人口辞典』、原書房、2010 年、168-169 頁。

^⑥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 29 年推計一』、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pp29_ReportALL.pdf [2019-02-10]。

3. 人口结构失衡

在少儿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开始减少，日本人口结构进入长期失衡状态。首先，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在2015年人口结构基础上进行的推算，日本少儿人口在50年后的2065年将减少到898万人左右，100年后的2115年将减少到520万人，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12.5%下降到2065年的10.2%，2115年维持在10.3%水平。^①其次，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在二战后持续增长，1995年达到峰值的8726万人，此后转为减少，在2015年国势调查时为7728万人。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40年和2056年分别跌破6000万人和5000万人，2065年将减少到4529万人，2115年将减少到2592万人。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60.8%持续下跌，2065年降至51.4%，2115年后维持在51.3%。^②相比之下，老年人口将在2015年3387万人的基础上继续增加，2030年达3716万人，2042年达到高峰的3935万人，此后进入减少阶段，2065年降到3381万人，2115年进一步降到1943万人。但由于同期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老年人口比例仍将持续上升。老年人口比例2015年为26.6%，平均不到4个人中就有1位老人，到2036年将上升到33.3%，即每3个人中就有1位老人，2065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到38.4%，2115年仍然保持高比例。^③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将长期困扰日本。

（二）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阶段

日本面临的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不仅是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本质上是涉及人口发展模式和人口发展规律的长期人口变动问题。经典人口转变理论（classic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是人口学领域最重要的

^①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29年推計—』、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pp29_ReportALL.pdf [2019-02-10]。

^②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29年推計—』、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pp29_ReportALL.pdf [2019-02-10]。

^③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29年推計—』、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pp29_ReportALL.pdf [2019-02-10]。

理论，是对人口长期变动中死亡率、出生率由高水平向低水平转变的过程、特点、主要阶段和演变规律进行的概括与总结。人口转变理论基于法国学者兰德里（Landry）对欧洲人口转变过程的描述，经美国学者汤普森（Warren Thompson）、诺特斯坦（Frank Notestein）等人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发展从前现代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社会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过程，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标志着人口转变过程的结束。^①

从人口长期变动来看，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人口增长较为缓慢，江户时代后期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人口曾一度停止增长。进入明治时代，出生率上升，死亡率平稳，平均寿命延长，人口发展进入增长通道。大正时代中后期，出生率、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较快发展趋势。二战后，日本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经历了快速下降的过程，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初期激增后，进入平稳增长期，总和生育率总体上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或更替水平附近。这种局面大致维持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此，日本完成了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口长期的大致平衡。也就是说，在死亡率下降打破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的平衡以后，生育率会下降到另一个平衡点。维持人口平衡的生育率底线就是总和生育率约为 2.1（人口更替水平）。但人口生育率在实现人口转变以后并没有停止在更替水平，而是继续下降。这种趋势继续保持下去，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都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人口数量会由增长转为负增长，人口结构将进一步老化。欧美等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后的十几年内几乎都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而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莱瑟吉（Lesthaeghe）和凡德卡（Van de kaa）把这种状况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②。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日本人口死亡率缓慢上升，2007 年后一直高于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在 1974 年开始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之后一路下滑。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进入平成时期后下滑

① 参见杨菊华《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6~17 页。

② 参见蔡泳《低生育率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载梁在主编《人口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03~107 页。

趋势进一步加剧，2007 年陷入负增长。日本总人口在 2008 年达到峰值，2009 年起转入长期性减少趋势。可见，日本已经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阶段，支撑日本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结构已完全改变，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人口负债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三）重新定义“老年人”

第二次人口转变给日本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带来影响，日本已是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生少死多”的人口减少社会。德国学者考夫曼（Kaufmann）认为，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必将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影响，导致社会经济处于收缩状态。^① 日本的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建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增长期，如今人口规模缩小，人口结构失衡，日本需要做出制度调整和重建，以应对人口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其中之一就是重新探讨定义“老年人”的起算年龄。

由于少子化对策难以立竿见影，日本开始在相对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上动脑筋。近年来，日本出现了对“老年人”进行重新定义的迹象。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65 岁及以上人口为老年人口，目前世界上包括日本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人口统计都按此标准进行。最近日本学者提出，虽然大多数情况下 65 岁及以上人口被称为老年人口，但不过是方便划分年龄的一种说法，并不是统一的标准。^② 日本老年学会、日本老年医学会于 2013 年成立了重新探讨老年人定义工作小组，从多个角度探讨如何定义“老年人”。最后依据老年人身心健康各种数据，认为现在的老年人与 10~20 年前的老年人相比，身体机能的老化要晚 5~10 年，“年轻化”显著，特别是被当作老年人的 65~74 岁的人群中大多数人身心健康，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因此，日本老年学会、日本老年医学会于 2017 年 1 月提出重新对老年人进行划分，建议 65~74 岁为准老年人（pre-old），75~89 岁为老年人（old），90 岁及以上为超老年人（oldest-old、super-old）。^③

^① カウフマン・フランツ・グザファー（Kaufmann and Franz - Xaver）、原俊彦・魚住明代訳『縮減する社会—人口減少とその帰結—』、原書房、2011 年、30 頁。

^② 嶋峨座晴夫「高齢者」、人口学研究会編『現代人口辞典』、原書房、2010 年、57 頁。

^③ 日本老年学会・日本老年医学会「高齢者の定義と区分に関する提言（概要）」、<https://jpn-geriat-soc.or.jp/proposal/index.html#definition> [2018-12-02]。

还有学者尝试用“平均余寿等价年龄”（age at which the life expectancy is equivalent）指标来衡量老龄化水平，建议用这种新的方法来定义老年人，以应对今后的人口变动。^①“平均余寿等价年龄”指与某特定基准年的特定年龄平均预期剩余寿命相同的另一年份的年龄，并可以认为这两个年龄群体的健康程度相同。如果将与基准年老年期起始年龄平均剩余寿命相同的其他年份的年龄定义为老年期起始年龄，就可以捕捉与基准年老年人健康程度相同的其他年份的老年人口。根据这一概念，如果将 1960 年日本 65 岁人群的平均剩余寿命作为基准，那么 2010 年日本老年期的起始年龄在 75 岁左右，2060 年与 1960 年 65 岁人群平均剩余寿命相同的年龄在 80 岁左右。如果用这种新的定义方法计算的话，那么目前及今后日本的老龄化率、老人赡养指数等老龄化指标都会降低一半以上。

日本不仅在学术上加强对老龄化、老年人进行重新定义，在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上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二是推迟退休的年龄。日本公共养老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自营业者、农民、学生等为对象的国民年金，另一种是以企业员工等为对象的厚生年金。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主要是针对后者。厚生年金由定额部分和薪酬比例部分组成，1994 年日本改革养老金制度，并从 2001 年分阶段将领取定额部分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 65 周岁，后根据 2000 年的改革方案，从 2013 年起分阶段提高领取薪酬比例部分养老金的年龄，计划到 2030 年将领取养老金年龄都提高到 65 周岁。在此基础上，日本还在酝酿进一步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2018 年 4 月日本财务省内设财政制度审议会财政制度分科会举行会议，讨论社会保障相关问题，认为从促进老年人就业、保证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出发，需要探讨进一步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并在会议资料中展示了从 65 周岁提高到 68 周岁领取养老金的变化情况。^② 2018 年 2 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新的《老龄化社会对策大纲》，提出要研究提高养老金制度的灵活性，把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由

① 金子隆一「人口高齢化の諸相とケアを要する人々」、『社会保障研究』第 1 卷第 1 号、2016 年、76-97 頁。

② 財務省「社会保障について」、2018 年 4 月 11 日、https://www.mof.go.jp/about_mof/councils/fiscal_system_council/sub-of-fiscal_system/proceedings/material/zaiseia300411/01.pdf [2018-12-02]。